易變體義

五

詳校官侍郎臣謝　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易變體義卷十一

宋　都絜　撰

下經五　漸至兊

☶☴（艮下巽上）漸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此漸之家人也而爻辭云爾者賢人之隱處也家居而已得時而進然後起于家焉此進之始也猶之鴻為水族水其家也漸而至于干則方自水而起亦漸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之始也而猶賢者之起于家也故漸之初六變體為家人曰鴻漸于干夫君子之出處蓋有義矣小人莫之知也見忌而欲危之于是見誣而興謗焉然禮義不愆不辯而自明故曰小子厲有言无咎然此非隱而家居者也進而起家者也故為漸之家人而與家人之本體異焉漸主君臣言之家人主父子言之然家人之漸者齊家當有其漸也漸之家人者漸進或起乎家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此漸之巽也而文辭云爾者巽之為道柔而善入順以行權故其進也漸而不暴不違乎中正之道乃能安寧无難易以樂焉六二柔順中正而上應乎九五之象也故有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之辭蓋磐言石之安而平者此言位也飲食言祿也衎衎言樂也所以能衎衎者以其有中正之德而不素餐此孟子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

素餐兮孰大于是也夫鴻漸于干以至于陸于陵皆漸而不暴也此猶有巽之義者盖自干至磐相去未遠非若陸之高以平陵之高以大也故特取巽之體焉然巽之本體言伏言入言行權而已是爻則于漸之進言有巽之道故為漸之巽而與巽之本體異矣且漸兼艮巽然後成卦六二方進而用巽猶未可止也故全巽體而艮不預焉九五進極而當止无所用巽矣故全艮體而巽不預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此漸之觀也而爻辭云爾者觀之為言此示于上而彼觀乎下也觀臺之勢高矣物皆往焉大觀之位高矣民咸觀焉故漸而至下卦之上居過中之位則于變體為觀而曰鴻漸于陸陸者地之高平者也高平曰陸其若所謂觀臺者歟亦若所謂大觀在上者歟然大觀者君道也而漸則臣道也漸進以居下卦之上非若九五居一卦之尊也故為漸之觀而與觀之

本體異焉雖然剛已過中矣又征而不已則知往而不知反故曰夫征不復如是則非易從而有功者也故曰婦孕不育是道也剛過中而不止唯用以禦寇則利故曰利用禦寇然則觀臺出于人為而陸未離乎地觀漸之三亦臣道爾而觀為二陽四陰之卦其義葢相類矣故直若九三而止過是則若夫征不復而婦孕不育雖利用禦寇亦不可以為常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此漸之遯也而爻辭云爾者遯有去小人而不為所汙就君子而與之同處之意蓋六四自下以進至于高位然九三剛不中正若權臣然今六四乃以君子至正之德而進居其上則非其所矣故曰鴻漸于木木非鴻之所宜居也桷則在木之上中宮室之才而九五剛健中正有大臣之德則似之六四捨九三剛不中正之資而就九五剛健中正之才則所謂或得其桷者也此去小人而就君子之象也故變體為遯

而其辭如此然遯之本體退以遠小人而已是爻進
以得位乃避小人而就君子故為漸之遯而與其本
體異焉且遯言退漸言進遯之漸則言雖退而无異
于進也此所謂不為窮約趨俗漸之遯則言雖進而
必有所避也此所謂不為軒冕肆志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此漸之艮也而爻辭云爾者艮之為言止也而時行
則行所謂鴻漸于陵者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

陵人臣之得位至于高而且大則勢可止矣亦義不可不止所謂婦三歲不孕者在我之居位已極既止于此矣助我而為人所間者猶止于彼也欲為我助而爻无助我之實以其止于彼而已蓋五以剛健中正居乎上而六二以柔順中正應之九三乃以剛過不中非其應而為之間則德義不勝矣又以一爻而為二爻之間則力亦不勝焉故終莫之勝而二爻各得所願二得所願以上應乎五五得所願以下應乎

二則又若艮之時止而時行也故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老子曰知止不殆莊子曰唯止能止衆止艮之義主于止而是爻則主言進已極而知止故為漸之艮而與艮之本體異焉且艮之漸者先止而後漸故艮其輔而後言有序盖言之不可易也漸之艮者先進而後止故自漸于干以至于陵而極矣盖進之不可過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此漸之蹇也而文辭云爾者經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夫漸至于陸則高而平至于陵則高而大人臣而高且大則已偪矣不退而復就高平之地則上之所疑下之所嫉非知止不殆者也難孰甚焉故九三言于陸九五言于陵上九乃復于陸而變體為蹇知此則進退可度矣故曰其羽可用為儀吉吉言保其所得而無懼失位之難也古之賢臣皆然而見于經史伊尹之告歸呂望之就國是也後

之體道而知退者張良似之王陵之退則非其本心也何羽儀之有至霍光之不退則終罹其難矣可不戒哉夫蹇之本體有險難之實矣是爻則言高且大而不退則有難焉爾且蹇之漸言有難之時能體漸之義漸之蹇則言進而不退則罹蹇之難也

䷵ 兌下震上 歸妹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此歸妹之解也而爻辭云爾者屯者解之始解者屯

之終葢同姓之女適于異姓之諸侯其性本同也所
適皆侯國也乃不爲嫡而爲娣娣不得行嫡之事若
命之屯者然能安分之常行娣之事以承其嫡嫡亦
遇之以禮而各得其志焉則不足以爲屯而有解之
義故變體爲解而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
承也葢初九在六位之下不得承九四之正應而上
承近已之九二則初猶娣也二猶娣而四猶夫也跛者
言不得行嫡之事跛而能履言能行娣之事而已葢

其位卑而无應故跛其材剛而承二故履焉夫解言
天下之屯至是而解是爻則于所歸之婦有解之義
故為歸妹之解而與其本體異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此歸妹之震也而爻辭云爾者陽為明陰為妹震一
陽而二陰則明有所不足少陽用事未至于離之文
明則明亦有所未至故有眇能視之辭所謂眇能視
者嫡之為道以明内為職而娣不預焉僅可明其娣

之事則明有所不足矣盖與初爻所謂跛能履同義初在下故言履履動乎下以跡言也二在中故言視視由中出以事言也是卦上體皆言嫡而下體皆言娣初言娣而此不言則蒙上所言從可知矣此初爻所以言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而繼之以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也夫九二以陽居陰故有眇而不全之象柔不失中故雖眇而能視眇而能視則明不足矣而幽人之道欲晦其明以為常故曰利幽人

之貞夫震有動義陽自下起以歸妹之震非震本體

故所言如此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此歸妹之大壯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六三在下體是亦娣也而在下體之上有過中之資居不正之地而无正應之主乃以娣之職而欲為嫡之事非所求而求焉非所待而待焉故曰歸妹以須是其為志雖壯而于禮為僭矣

然以柔承四而未離下體以柔承四則以娣而承嫡矣未離下體則復娣之常而不敢僭焉故曰反歸以娣此蓋得乎大壯君子非禮弗履之義故變體為大壯而辭意如此然大壯之本體在天道則主言四陽之並興在人道則主言君子足以勝小人是爻則言六三以過中之資有上僭之志終能復其常安其分故為歸妹之大壯而與其本體異焉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此歸妹之臨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葢婚姻之禮始也彼請而後許之故有問名之禮焉終也彼迎之而後送之故復有納婦之禮焉是皆求而後與然後有夫婦有相臨之義也所謂歸妹愆期者固已求而許之矣特愆其親迎之期爾必遲其所歸之時然後從而與之故曰遲歸有時而夫子釋之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是皆待其求而後與之義此變體之所為臨歟葢四陰也妹之象也九陽

也歸妹者之象也與初為應而无剛柔相濟之義則愆期之象也所以猶有待者蓋有長男少女之義焉然臨之本體主言君民上下相臨而是爻則主言男女之相臨有或與或求之義故為歸妹之臨而與臨之本體異焉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此歸妹之兑也而爻辭云爾者兑之為言說也猶澤之說萬物也同姓之國而為娣以事其嫡不有以說

之其娣无怨乎嫡以厚德待其娣乃薄于己而厚于娣焉此娣之所以説也故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葢娣之袂視嫡為甚善則薄于己厚于彼而彼悦矣娣以心悦承其嫡嫡以德厚待其娣則感而不亢有宜家之慶而上下无不悦焉故曰月幾望吉夫娣已悦矣而又上下莫不悦焉此變體之所以為悦也葢六五居一卦之尊天子之象也亦象天子之女下嫁于諸侯則有小君之位矣五下應于

二帝乙歸妹也五在上而居之以陰四在下而處之以陽其象則君之袂不如娣之良也一卦之尊而以柔處之則盛而不亢矣此又月幾望之象也然兌之本體以悅萬物為主又以悅民為事是爻乃言嫡娣之相悅而家人之上下莫不悅故為歸妹之兌而與兌之本體異矣夫婦妹之卦兼震兌而後成九二娣也主言動以事其嫡而悅未足稱也故全體為震焉六五嫡也主言厚以悅其娣而動不足道也故全體

為悅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此歸妹之睽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又曰睽者乖也盖睽以巽而不同乖而不和為義夫婦宜同且和也否則睽焉茍无夫道之智而婦无以資之則睽矣故曰女承筐无實茍失婦道之順而夫不能御之亦睽矣故曰士刲羊无血夫婦胥失則无以宜其家矣故无攸

利盖未娶謂之士未嫁謂之女不言夫而言士不言婦而言女則以明其失夫婦之道也筐宜有物也承之而无實則言夫之不智而无以爲婦之所資也羊物之狠者而血言陰之傷則狠而不可勝矣此言婦之不順而夫不能御之也无攸利則言夫婦不和而无以宜其家也盖上六之於六三夫婦之象也六三陽位則夫也乃以陰虛居下則婦无以資之之象也上六陰位則婦也乃以陰狠居上則夫不能御之之

象也兩爻本正應而无剛柔相濟之義則不能宜其家之象也是皆睽之義也然睽之本體言天地萬物之睽而是爻所以言夫婦之睽而已故為歸妹之睽而與其本體異焉且睽之歸妹則始于疑次以怨既而疑釋怨和終于親焉故始曰睽孤終曰婚媾歸妹之睽則本于夫之帥婦之從乃婦无以資其夫夫不不能御其婦終于乖焉故卦為歸妹而士女皆无攸利

䷶ 離下震上 豐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此豐之小過也而爻辭云爾者夫王業尚大必君臣相與而後可以有為盖君以禮而來章臣以道而遇主者豐之時也然初九之所應者九四則所遇者同德合志剛動之主也同德合志則才與之均而未有咎且必往而得尚焉然以剛自任則吾之才雖明可與均而不可過也故以小過為戒小過者人臣過越而有為也而其六二則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盖臣

宜不及其君而過之則不可臣不及其君可矣與之均亦无咎自均以上則過之矣故變體爲小過而曰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而夫子釋之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旬之爲言其義爲均才與之均則非不及其君也宜若有咎然君臣同德合志則雖與之均而无咎矣其以剛自任則不可過之爾小過猶不可而況大過之乎所謂過旬則小過之而已夫小過言小者過越而有爲也豐則王者尚大之時王者尚大

而君臣相遇則小之過大尤非所宜矣故為豐之小過而與其本體異焉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此豐之大壯也而爻辭云爾者豐本明盛之時而言豐其蔀者居位之陰也然以中正之德遇明盛之世則才足以正時矣故曰日中見斗六五來章之主而二言往得疑疾者非應之正也然以中正之德應來章以得君則勢之盛也孰禦焉此變體之所以為大

壯與豐其蔀者豐大也蔀者蔽覆光明之物也日中者言明盛之世也斗者幽而能正時也疑疾言未能自信也有孚發若言誠足以達乎上也然大壯本體主言四陽之並興而是爻則言才足以正時而誠足以得君故為豐之大壯而與大壯之本體異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比豐之震也而爻辭云爾者震之三畫一陽而二陰陽不足而陰有餘陽在下而陰在上以陽不足故言

沛而不言澤沛者澤之困乎水者也以陰有餘故曰中而見沬沬者晦而不明也易之六爻上為右而下為左故明夷入于左腹言六四之比九三焉震二陰在上弱而不強以上下言之于體為右故曰折其右肱豐之成卦本為光明盛大而六三乃如此者爻言乎其變也又變體為震而未至乎離之文明故爻辭如此盖若動而未明非所謂雷電皆至也屯之彖所謂剛柔始交而難生者亦與此同義且震之所以動

者初九也至六三之爻則有陰盛之義焉爾自九三之爻言之陽者能澤物之象也過中則大之象也承乘皆莫我以則无上下之交而澤物之用不足之象也故曰豐其沛主上六之陰晦則所主不明而陰晦之象也雖當明盛之時而不免乎晦故曰日中見沫所主不明則雖有强力之才終不見用之象也故曰折其右肱然有其才而人莫我知則非其罪也故曰无咎夫震本動也在豐則欲動而明是爻全為震體

則動而未明之象故爲豐之震而與震之本體異焉

震之六三變而爲豐爻辭乃戒其過中盖取日中則

昃與時消息之義焉以一陽二陰而震之卦已具故

也豐之九三變而爲震爻辭乃言其不及盖取動而

未明專散而未蓄鮮之義焉以方具震體而豐之卦

未備故也各觀其爻辭之義則可見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此豐之明夷也而爻辭云爾者明盛之時尚大之世

也而以陽居陰則幽暗之地也當明盛之時有昭明之德而其所居則蔽而不通所遇則幽而不明所以變體為明夷也然有正時之才處近君之地而遇至德之主有來章之德則又若所謂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故曰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蓋九四所居雖幽而其材則剛以動有能正時之象也六五柔中而得尊位以柔下賢而九四比之則遇至德之君之象也經曰易簡之善配至德蓋所謂夷主者如

此夫明夷本體盖遇昏暗之世而君子于是晦其明乃取明入地中為象豐乃日中而照天下光明盛大之時而若九四者乃以位不當而有幽晦之象故為豐之明夷而與其本體異焉且明夷之豐者含幽暗之主而歸明盛之國所謂入于左腹也然而非无明夷也故言于出門庭以原其始焉豐之明夷者遇明盛之時而居幽暗之地所謂日中見斗也然而无害于豐也故言遇其夷主以要其終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此豐之草也而爻辭云爾者夫離形頓草乃謂之變葢草言變之始變言草之終故草至九五然後言虎變上六然後言豹變人君居明盛之時成尚大之業于是以剛健中正之德正君臣上下之分乃其所也然盈矣而不可不持成矣而不可以不守持盈守成則必以謙沖下下然後足以來章美之才以保其慶而永其譽焉此所謂變而通之者也故六五變體爲草

而有來章慶譽之辭蓋六五當豐之盛而以仁柔居
之乃下應乎二而比乎四則下賢以來之之象也六
二以同德應之九四以剛德成之則章美之才來游
來歌矣至于六居五位之尊而无悔咎之辭則有慶
譽而吉可知矣然革之本體以去故為義而是爻則
當豐大之時能變通而不窮故為豐之革而與革之
本體異焉且革之豐者因通其變而成明盛之世若
曰變而通之以盡利也豐之革者欲持其盈而盡變

通之宜若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然則所謂變通者其王業之所成始而成終者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此豐之離也而爻辭云爾者離外明而內晦故曰豐其屋蔀其家離外實而內虛故曰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豐其屋者高大而見乎外也此象位之上言不能謙以下賢也蔀其家者幽昏而處乎陰也此象爻之陰言不能明以知賢也无下賢之禮知賢之智

則賢者相與全身遠害旨藏于畎畆而不仕无與共保其國矣故曰三歲不覿凶盖六五以柔居中故來章而有慶譽上六反乎是故其象其辭如此夫離火也故外明而内晦離麗也故外實而内虚今乃處光明盛大之極不能知賢而下之以相與持盈而守成則有晦且虚之義故為豐之離而與離之本體異焉夫豐之為卦兼震與離六三有動義而明未至也故全體為震上六无動義有離之義而已故全體為離

艮下離上 旅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此旅之離也而爻辭云爾者離之為言麗也初六變體為離言麗乎下而不移若所謂居下流者也凡以其志卑而不趨乎高其志小而不趨乎大故九四雖為剛柔之正應而不能上比則九四亦處乎上而莫肯下從此小人之親寡而自取之者也故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瑣言小瑣瑣者小之至也災言九四莫

之應也斯其所取災者以初自絕于九四故九四莫
之應以自取其失所之災為旅之離而與離之本體異
焉且離之旅者于離麗之世而无承无應為君子之
旅旅之離者于旅寓之際而趨卑執下為小人之麗
然君子之道宜不終于寡助故有履錯然之辭者六
二自上而來交際以禮也小人之道必終于失所故
有志窮之辭言九四旅于處終莫之應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此旅之時也而爻辭云爾者時有取新之義以象人
材之美也君子之才足以利物茍旅而失所則止而
未進雖有利物之才亦藏器于身而已藏器之道謙
而无所與順而有所屬則終无尤矣故言旅即次者
止而未進也懷其資者才足以利物而藏器于身也
得童僕貞者童言未有與僕言有所屬也葢六二陰
而无應旅居而未安之象故曰旅即次中正則有德
而利物之象居陰則藏器而未用之象故曰懷其資

介乎初六九三之間不以剛健與下而柔順以承上故曰得童僕貞夫旅以用才為義故象亨飪之用而幽至于享上帝明足以養聖賢是爻則即次以懷資而其才未可用也故為旅之旅而與其本體異焉且旅之旅言君子之可用旅之旅言君子之失所各以本體為主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此旅之晉也而爻辭云爾者晉之為言進也進而當

其義則所謂柔進而上行苟非其事則所謂進必有所傷乃若不以柔進而剛過中則又若所謂晉其角者矣夫旅柔得中而後亨九三无柔中之道而剛過以自處則傷之者至矣故曰旅焚其次此蓋與進必有所傷同義焉旅順乎剛而後亨九三乃不以卑順承上而反以剛過與下則身必危矣故曰喪其童僕貞厲此蓋與晉其角同義焉夫當可進之時盡能進之義則自昭明德順而麗乎大明可也此晉之六二

所以衆允悔亡也旅非可進之時九三又无可進之義于是而妄作則非晉之進也是旅之進而已故與其本體異焉且晉之旅者言當晉之時而有能進之道則雖旅可亨也故曰衆允悔亡旅之晉者言當羇旅之時而違可進之義則其進必傷矣故曰旅焚其次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此旅之艮也而爻辭云爾者艮之才本乎止而時行

則行所謂旅于處未得位也者以未得位故止其所處而未出也所謂得其資斧心未快也者有其德矣有其才矣欲行其志而未可也蓋九四所居陰也故旅處而未出其才陽也故剛動而欲進然以陽居陰故未得行其所志而心未快也是皆艮之義也資言其有剛實之德而仁足以利物斧言其有剛斷之才而義足以制事然艮之所謂時止時行者天人之所同而是爻則當旅之時而有時止而止欲行未進之

義故為旅之艮而與艮之本體異焉夫旅之為卦兼
艮與離而後成初六有麗著而不移之義而已无時
止時行之義也故全體為離九四有時止而欲行之
義而已无柔麗剛之義也故全體為艮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此旅之遯也而爻辭云爾者有聖人之道是以致文
明之治而時不見用則其德隱矣故曰射雉一矢亡
上以天下之譽而命之以政則非自知之也亦歸于

隱而已故曰終以譽命蓋旅之六五居六爻之尊旅之盛也于體為離可以致文明之治也然上无與下无應則時不見用而其德隱也故曰射雉一矢亡若乃居一卦之盛處衆爻之尊則譽不可掩而上以命逮之也故曰終以譽命雉文明之物也射雉言致文明之盛治也一矢亡言道不見用而文明不可致也終以譽命則莊子所謂君非自知我而彖之所謂小亨也此聖人遯世之道跡雖旅也而道非旅故在旅

之六爻而獨不言旅焉若孔子者其盡之乎盖歷聘當時之諸侯一君无所任用特以溫良恭儉顧聞其政故為旅之遯莊子所謂雖不在山林之中而其德隱者也故為旅之遯而與遯之本體異焉夫祿隱而无上下之交故失所而為旅此以遯為主而言止乎內也游聘而非行可之仕故隱德而為遯此以旅為主而言麗乎外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此旅之小過也而爻辭云爾者小者之過上逆而下順故其卦辭曰飛鳥遺之音其彖辭曰有飛鳥之象初六則曰飛鳥以凶上六則曰飛鳥離之凶而旅之小過亦有鳥焚其巢之辭葢剛亢上窮者靡不自貽其禍大者且然而况小者乎居者且然而况旅者乎旅之為道當柔中而順乎剛而上九之爻乃剛亢而上窮是其旅也復為小者之過故不止乎下順上逆而又有焚如之禍焉葢旅之居猶飛鳥之巢也如鳥

之焚其巢則不止乎失所而已方其剛亢而過中則
如鳥之巢乎高而自以為樂及其被焚如之禍則如
鳥之焚其巢而悲且懼矣故曰旅人先笑後號咷方
其居上而无難乃失柔中而順乎剛之道是亦猶飛
鳥之上逆也至于以剛亢上窮而自取其禍則亦猶
巢之焚也故曰喪牛于易凶蓋言上九乘六五之柔
而平易无難乃剛過乎中而居一卦之極則失其所
謂順且當九三之剛而內失其應也故變體為小過

而爻辭如此然小過卦爻所主本非旅人之事凡以言小者之過而已若夫旅人如此則其過已甚而禍亦甚矣故為旅之小過焉

☴☴ 巽下巽上 巽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此巽之小畜也而爻辭云爾者凡大者果而善斷小者疑而不果大畜之畜賢固无疑矣大有之有賢亦无疑焉凡以果而善斷故也小過雖小者之事而能

過越以有為亦可以无疑矣若夫小畜則以小畜大以臣畜君進則疑於過分退則疑于不及不及則若彖所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過分則若九三所謂輿說輻夫妻反目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何尤者疑之之辭以疑其有尤故以好君之義斷之也夫巽之本體已有進退不果之象矣況變體為小畜乎故言于初六以陰居下有優柔不斷之義若夫利武人之貞則于進退之辭又變而无窮矣猶出納之

吝在君子為惡而有司為善也未濟卦辭亦曰小狐汔濟盖孤已志不果而小又才不足所以且進且退幾濟而未也盖與巽之小畜同義焉夫小畜之本體所主之義唯臣畜君巽之小畜則非臣畜君也唯取疑而不果之義故為巽之小畜而與本體異焉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此巽之漸也而爻辭云爾者巽伏而善入體至卑矣而漸之為言以漸進也事人之禮所以致恭者理宜

以漸觀乎君臣之禮則知以漸進而事人矣豈无其序而遽為足恭之行哉苟不能然則若巽在牀下者有之矣事神之禮所以致恭者亦宜以漸觀乎祭祀之禮則知以漸進而事神矣豈无其序而遽啟徼福之心哉苟能知此則用史巫紛若可也蓋九二為巽下體而以陽居陰故有事人以巽而不以漸進之象雖以陽居陰而剛未失中故有事神以巽而漸進之象然漸以漸進為主而是文則以巽為主巽欲以漸

而否則非禮故九二兼此二義為巽之漸而與漸之本體異焉巽之漸者巽欲漸也漸之巽者漸而巽也

九三頻巽吝

此巽之渙也而爻辭云爾者渙者離散之謂也盖過中而不巽則難必至矣不得已而後巽然後難乃散焉盖以九居三其剛過中當巽之時而不巽者也傲為凶德則傷之者至矣然居巽之體猶在下卦是不得已而能巽者也過而能改則人必恕之故變體為

渙而曰頻巽吝頻與頻復同義不得已之貌也過而悼改故吝然終能改也是以不至乎凶焉然渙卦所主言天下之難散而此則言不巽而有難巽而後難散故為巽之渙而與渙之本體異焉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此巽之姤也而爻辭云爾者姤之為言柔遇剛也盖六四以一柔乘二剛不能无悔唯柔巽以正上遇九五剛健中正之君而得所附焉則乘剛之悔亡矣且

以已之德資五之才以已之位資五之勢于是近而相得反得所乘之助以興大事而功崇焉非柔剛遇則不能爾故變體為姤而曰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而夫子釋之曰有功也夫姤之本體以天道言則陰出而遇陽故為柔遇剛而有自然之數焉是爻則以巽不失正而後上遇剛健中正之君故為巽之姤而與姤之本體異矣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吉

此巽之蠱也而爻辭云爾者九五居乎尊位而當用巽之時苟從衆而用巽則于君道不能无悔惟剛巽乎中正則以貞致吉而用巽之悔亡矣貞吉悔亡則何不利之有然有悔故不善其始而无其初貞吉悔亡則能善其後而有其終无初而有終故所以治天下之蠱者不一于巽而斷之于義義兼于仁而事待以斷者也先之以圖其始後之以保其終則飭其蠱

于前而俾勿壊于後矣故變體為蠱而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夫蠱之先甲後甲指六五之柔中言之巽之先庚後庚于九五之剛正言之者飭蠱之道本于仁柔而仁柔所不能斷者必濟以義之剛焉于蠱之本體言仁者立本也于巽之變體言義者趣時也二卦之義固相為先後矣且蠱之巽以幹父之蠱為本而其所主者子道若文王之繼王季也故以柔中而有譽巽之蠱以巽乎中正為本而其所主者君道

若西伯之戡黎也故以剛正而致吉蓋二爻各言其一焉爾然蠱者事也其六爻莫不言蠱至上九然後言高尚其事巽于九五獨變為蠱則言剛巽乎中正為治蠱之道而已故為巽之蠱而與其本體異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此巽之井也而爻辭云爾者上九剛過上窮居一卦之終巽之極者也處巽之極而不適乎中則无禮以節之矣蓋所謂恭而无禮則勞非所謂恭而安者也

故曰巽在牀下身安然後國可保國可保然後能養人居人民之上而身且不能安則雖有資斧仁義之德亦不足以養人矣夫井之為道自養而不窮然後施于養物者亦至于无窮矣苟不能自安則豈能養人也哉故曰喪其資斧蓋資言德之仁斧言德之義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故言喪其資斧言失養人之道然苟能改是則猶能安身而修其政豈固終不能養人而不窮哉故曰貞凶言以此為正則凶不以此為正

則未必凶也此又與井收勿幕同義蓋井而幕之則廢其養人之用矣勿幕然後養而不窮也然卦之所主在井故六爻皆言井之義巽獨于上九變而為井則言巽極而不安故雖有養人之才亦不足以有行也惟不以是為正則庶乎可矣故為巽之井而與其本體巽焉

䷹ 兌下兌上 兌

初九和兌吉

此兌之困也而爻辭云爾者兌為澤坎為水坎居兌之下則澤已无水而為困矣況初九又居坎之下乎君子居下而困則似之矣居下而困則人見惡之時也其可不與之和以致其說哉和其光者雖至人之所貴然與人和以為說則未免處乎嫌疑之間唯其和而不同姑以免禍而非為邪則其行无可疑而志可得焉初九本體為兌變體為困而與九二同德相比非近而不相得者也其義如此故曰和兌吉言祗和

光取說以是道處困而已且和者禮之用尤處困之所宜故下繫舉九卦言處困之道必先言履和而至而又曰履以和行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此兌之隨也而爻辭云爾者隨之為言下隨上也六三以柔不中乘二剛之上九二以剛居其下當兌說之時可不從權以說之乎權以說之所謂動而說隨以下隨上者也然非詭隨也非志在隨人也屠而不

磷涅而不淄外雖有可疑之迹而內實自信其志焉
故于兑之時變體為隨而有孚兑之辭而夫子釋之
以信志也夫隨之為義言君隨天之時而天下乃隨
君之時又六爻所言皆有隨義而是爻獨言君子隨
小人而說之故為兑之隨而與其本體異焉夫經有
曰兑說也又曰動而悅隨然則說未至於隨隨則說
可知矣故隨復為兑則其說已甚且以柔居之故唯
小人是說而不足以事君子故其爻曰係小子失丈

夫而兌之九五所謂孚于剥者亦似之矣兌變為隨
則說而後隨也且以陽剛居之故雖小人是隨而不
害其為君子故其爻曰孚兌吉悔亡而隨之九四所
謂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者亦似之矣

六三來兌凶

此兌之夬也而爻辭云爾者夬之為卦一陰乘五陽
之上而其義為決者五剛決一柔而去之也兌之六
三柔過乎中為小人之象內乘二剛以為說若小人

乘君子之上也于是二剛自下而進則決之之禍至矣故變體為夬而曰來兌凶夫孔子嘗曰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謂舉而錯之于其上也小人而居君子之上則害治以傷民君子其容之哉盖易以往為之外以來為之內一陰宜避二陽以去乃敢之內以乘剛故人所不服而為二剛所決焉此與需于血同其所以異者需之四在一體之下而兌之三居一體之上也故至于凶焉甚于需矣雖然夬以一陰乘五陽

乃為五陽決而去之是爻一陰乘二陽而亦有是義者彼以六爻之全體言之而此止以下卦之變體言之故為兊之夬而已葢與夬之全體異焉且夬之兊者君子以決小人為夬而所以説之者道之權也豈終與之悦哉兊之夬者小人以乘君子自悦而所以決之者義之正也故直以來兊為凶焉

九四商兊未寧介疾有喜

此兊之節也而爻辭云爾者節之為言止也九四介

乎六三九五之間正有所未足斷有所未至于上下邪正之際擇利而爲之未安于其所處則疑于所說而未能止也然六三不正而在己之下有乘剛之難而不我能即乃能一志以從上而止焉故方其爲兌則曰商兌未寧變而爲節則曰介疾有喜也夫節止也艮亦止也此不取艮而取節者艮之止自然也節則制之而後止也始也商兌而未止至于介疾而後止焉此其所以爲節歟夫節之六四亦曰安節之亨

承上道也盖兑之九四剛而不正故商兑而後能承上節之六四柔順而正故志在承上而安節焉然此利而行之與彼安而行之者不同故為兑之節而已

九五孚于剥有厲

此兑之歸妹也而爻辭云爾者歸妹之卦説以動者也妹言少女也以柔而順乎剛者也人君以謙虛接下則君子至而小人退矣以剛健自居則君子退而小人進焉小人者讒諂面諛以説其上害君子而剥

之人君乃不特説之而又信之不特信之而又孚焉則其説之至矣所以然者小人有妾婦之道以順為正而從其君故也以順為正而從其君則歸妹之義似之矣蓋小人變君子謂之剥其説而孚之者君也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其納而主之者夫也故為兑之婦妹而曰孚于剥焉然歸妹之本體六爻皆言嫡娣夫婦之道而歸妹之實也是卦則于九五之孚于剥取歸妹之義而已故為兑之歸妹而與其本體異焉

且歸妹與兑皆以柔為貴歸妹之兑六五之柔也以謙而厚下者也故承已者説焉兑之歸妹九五之剛也以健而喜佞者也故善柔者歸焉

上六引兑

此兑之履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君子非禮弗履又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然則履之為言禮也夫不待招而往非禮也召之而不至亦非禮也引而後説乃所謂禮然非不召之臣也故兑雖合于禮而

于道則未光焉蓋九五以剛居尊非以柔下下者也人君不能尊德樂道之象也不應乎二而近乎上上與之近而相得引而遂說不違乎禮也故變體為履而有引兊之辭然九五非尊德樂道之君而上六非不召之臣故夫子以未光釋之夫履之本體以涉世為主而涉世之道必以禮而後亨故以柔履剛以說應乾而後能全其身是爻則以引而後悅不違于禮故為兊之履而與其本體異焉

欽定四庫全書

易變體義卷十二　　　　宋　都絜　撰

下經六　渙至未濟

䷺ 坎下巽上 渙

初六用拯馬壯吉

此渙之中孚也而爻辭云爾者傳曰小信未孚而經曰中孚信也中孚之信則其信至矣至信可以貫金石而況于人乎然則人而无信固不可以相與況資人

之才勢以違害而就利也哉唯至信乃能爾而非小
信之所及故為渙之中孚而曰用拯馬壯吉盖初六當
難散之始而以柔居下其才其勢不足以違害就利
然九二以剛中近巳而在上欲資其才勢其可无孚
于拯馬而壯所以資九二之剛中也剛上而柔下剛
柔正而順矣中孚之象也馬健行之才而壯則健之
至也拯言升也附驥之謂也夫中孚之用大矣上足
以應天而下足以化邦无往而不可者是爻則言以

至誠之道資人以違害就利故為渙之中孚而已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此渙之觀也而文辭云爾者觀之為言示乎上而觀乎下也九五以剛健中正為渙之主而命足以敷其意位足以行其德方險難之初散天下所恃以為安者也惟播告之言傳矣崇高之位顯矣而九二明足以知時剛足以制事觀國之光可恃以為安而難散之初勢不可緩且與之同德而有相應之理于是以

強敏之才奔而從之故變體為觀而有奔其机之辭焉蓋机之器人所憑以為安者也所以悔者始未往應後知其可以憑恃而悔其緩也悔所以亡者終能往應而得其所憑恃而安焉也居陰故有悔以才剛故悔亡以其悔也是以奔之速而免後至之禍焉與比之所謂後夫凶者異矣夫觀之本體或觀生而進退或觀國之光而尚賓不必速也是爻所以奔之速者特以避難而求安故為渙之觀而與其本體異焉

六三渙其躬无悔

此渙之巽也而爻辭云爾者巽伏也下伏而上承者也一陰乎乎下而上承二陽此其所以行權而无所不入也渙之六三苟以過中自悅志在内以臨其下則乘剛而有難唯能柔巽以自屈志在外而承其上則難散而悔亡矣故變體爲巽而曰渙其躬无悔躬亦身也言身之屈也言六三之所以渙其乘剛之難者能屈其身以應上九也屈身以承上則巽之義著

矣以乘剛而有難故有悔從陽而後難散故悔亡然巽之本體以剛巽中正柔順乎剛而後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是文則言柔以屈身以應上九之陽而免乘剛之難故為渙之巽而與其本體異焉巽之九三剛過乎中不得已而後巽其巽之所以不可已者將以免乎難也渙之六三柔過乎中以乘剛而有難其難之所以至于渙者終能體乎巽也二爻之義一也卦各有主而相為先後凡欲巽以免乎難而已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此渙之訟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同人親也又曰親寡旅也至訟則曰不親蓋旅之親寡則不若同人而訟之不親則不若親寡自人言之或曰親仁或曰親親固以親為貴矣自道言之則有所謂无所甚親者有所謂不可得而親者又有謂親交益疎者故又以不親為貴焉渙之六四以柔居柔至正之象也唯至正而不為邪故能捨下從上而壞植散羣乃能以至

仁之德居大臣之位近不為三所承遠不為初所應
雖等夷亦相忘而況其他乎是道也我于彼則无所
甚親彼于我則不可得而親于是親交益疎徒友益
散而以光大之道一志從上以相與散天下之難成
仁濟之功焉蓋得乎訟不親之義故曰渙其羣元吉
渙有丘匪夷所思夫訟以上剛下險而不親是爻則
因渙其羣而匪夷所思特取其不親之義而已非有
上剛下險訟之實也故為渙之訟而與其本體異焉

且訟九四言下險而不克訟則无患矣故訟之四則取无難之義渙六四言壞植而渙其羣則无私矣故渙之訟則取不親之義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此渙之蒙也而爻辭云爾者蒙不明也必待乎有以明之者以其有可明之理也蓋民至愚而神者也以其神故雖昧而可明以其愚故難與慮始而有待于明之者焉五者所以敷心腹腎腸德意志慮以歷告

于萬民若家至而戶曉者以其蒙而不明必以是而明之使知一哉之王心而莫不丕應徯志然後可以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于難之已散如此故變體為蒙而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旡咎夫蒙之本體言性之未明也是文則言聖人當難散之初正王者之位而德意志慮民之愚者未知也乃渙汗其大號以明之故為渙之蒙而與蒙之本體異焉且蒙之渙指在上者言之蓋蒙未明而有難德既明而後難乃

散也渙之蒙指在下者言之蓋難已散而出命命既行而後蒙者曉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此渙之坎也而爻辭云爾者蓋坎之為言險也知險者宜遠之矣然六三于體為坎而柔過乎中乃乘剛而見傷焉陰險之象也上九有巽入之材與三為應苟不能遠之則與之俱傷而失渙之宜矣唯居一卦之外遠下體之險故曰渙其血去謂離陰傷之應而

去之也去矣而又遠之逖矣然後出焉則所以遠乎險而渙其難者至矣與三為應之咎于是乎可免也故曰逖出无咎渙言離也去言不與之合也逖言與之遠也出則免乎險矣蓋離而後去去而後遠遠而後出乎險焉其言如此者甚言出險之道不可緩也故變體為坎而其辭云爾然坎之本體險而已矣渙之坎則言能離險而遠之故與其本體異焉夫渙之為卦兼坎巽而後成六三言事上之道欲其不以險

臨下而用巽以承上故全體為巽上九言全身之道欲其不以巽應二而知險之為害故全體為坎且坎之上六言治人之非理其所以用險者恐其離也故為坎之渙而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渙之上九言行已之當理其所以能渙者遠其險也故為渙之坎而曰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而小象有遠害之辭焉

䷻ 兌下坎上 節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此節之坎也而文辭云爾者節之為言止也坎之為言陷也既節矣而又為坎已坎矣而又居下且以九二剛在前而為之難其可由其户而行其庭哉故曰不出户庭无咎所以有咎者以兌體有見乎外之材而終无咎者以變坎而有陷乎内之義所以能慎密而不出也然坎之本體所主在陷故初六言入于坎窞是爻則為節之坎非坎之本體也故言不出户庭而已夫坎雖言陷猶可流也故曰水流而不盈亦可

行也故曰行險而不失其信若夫節之為義則止而已矣无流行之義故坎之節則不特陷也又入于坎窞而凶節之坎則雖陷而不害其流故但不出户庭而已不出户庭猶可優游一室之内焉

九二不出門庭凶

此節之屯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雲雷屯蓋言雲雷而未雨也夫雲雷可以為雨而雨之所以未施者屯也又曰屯者物之始生蓋言始生而未甲坼也物生

可以甲坼而未坼者屯也九二雖居節之時无剛在前之難可以出而不出者以陽居陰也猶屯為解之始可以解而未解者以陽氣未壯而陰盛為之難也蓋陽為行陰為止以陽居陰而未離下體故為節之屯焉然則屯之終有解之道而節之屯則止而未解也故宜出門庭而弗出至于失時已甚而凶焉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此節之需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需不進也蓋有待

也六三柔過中則過分而不知節者也柔不知節所以致其憂然憂其所憂故不進而有待焉蓋六三柔過中矣比四而四莫之比應上而上莫之應然兊體柔外又過乎中故不節若而嗟若柔雖過中未離下體知其可嗟而能嗟則不輕進以求四之比上之應也于是而有待焉故變體為需而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然需之本體以險在前能未進而有待是爻則已過中而後能節節而後不進以待之故為需之節

而與本體異焉

六四安節亨

此節之兊也而爻辭云爾者兊之為言說也君臣上下有自然之常分而君乃制其節以命之臣當安其節以承之所謂安節者非利而行之非勉强而行之也安土樂天說孰甚焉故變體為兊而曰安節亨唯安而說之是以亨也蓋九五剛健中正制節者也六四柔静以正近承乎五故有安節亨之辭然兊之說

或以孚或以和或引而後兌是文則安節而說也故
為節之兌而與其本體異焉夫節之成卦兼坎與兌
初九在下慎密不出故全體為坎六四近君安節而
亨故全體為兌坎言陷而兌言說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此節之臨也而交辭云爾者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
之宜而夫子釋之曰行中之謂也臨人之道唯中是
宜況節人情以從禮其可咈之已甚哉苟節之太過

則衆所弗安非臨人之道也唯節不過中則人心之所悅用此道以行則人必尚之如此然後足以有臨矣故九五節不過中變體為臨乃曰甘節吉往有尚而夫子釋之以居位中也蓋九剛也有節之道五尊矣有節之勢剛不過中則人所甘也尊而无二則人因其可尚而尚之矣六二應則人所甘而尚之之謂也然臨之六五所以為知臨大君之宜者柔得中而已是文則言節不過中而其道足以臨人故為節之

臨而與其本體異焉且臨之六五以柔臨人而能濟之以中故能中禮而為節節之九五以剛節物而能納之以中故能治人而為臨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此節之中孚也而文辭云爾者中孚之彖曰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蓋由中道以為孚而孚不過中則不必尚威而足以化邦矣況出命制節而不約之以中則其道窮極人所苦而弗堪也苟不

以此為正而俯就乎中則誠足以化人而窮極之悔亡矣故節之上六變體為中孚有苦節貞凶悔亡之辭而夫子釋之曰其道窮也蓋上六柔也而居六位之上當節之時而過乎中人所苦而弗堪也故曰苦節然有坎之體其性趨下則不必以此為正而約之以中由中以為孚則人信之而悔亡矣故曰貞凶悔亡然中孚本體唯以信為主故其象曰信及豚魚又曰中孚信也是爻則以苦節而未失中孚之道不以

是為正則復乎中而人信之故為節之中孚而與中

孚之本體異焉

䷼兌下巽上中孚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 艮下震上 小過

初六飛鳥以凶

此小過之豐也而爻辭云爾者豐有盛大之義又有盈滿之義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爻在六位之下而有盈盛之義者器小易盈如雨集于溝澮然蓋初六九其才而有其位位雖居下已為盛矣猶上應于九四則非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者也故爲小者之過且變體爲豐而有飛鳥以凶之辭焉鳥言小物飛言下順而上逆以柔居下上應九四之象也小物上逆而不知止此其所以凶歟然豐言日中而後昃月盈而後食而此乃于初六言下順上逆者蓋位雖居下亦已盈矣故爲小過之豐而與其本體異焉且豐之初九剛也而剛爲大然與上同德而以過旬爲戒故爲豐之小過小過初六柔也而柔爲小故進而應上則以盛大爲戒而爲小過之

豐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此小過之恒也而爻辭云爾者蓋天下有常分古今所不可易者也而父子君臣之際在五典尤大焉然閨門恩勝義則祖可過朝廷義勝恩則君不可過祖雖可過而不可廢其順事之禮君不可過而又不可廢其欽承之道此有常而不可易之大者也故小過變為恒而有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之辭焉所謂過其祖者亦小過而已可也君則雖小過亦不可而況于大乎雖然此特常道而已若夫傳說之于高宗則君固可過矣文王之于先公則祖亦可大過之矣此蓋非常之事而道其常者所不言是爻之變體所以爲恒而已蓋初爲一卦之始而二居其上過其祖之象二雖在乎初之上而柔順中正以比之遇其妣之象也三爲下卦之主而二居其下不及其君之象二居三之下而柔順中正以承之遇其

臣之象也遇其妣者言法妣之道遇其臣者言盡臣之道然恒之卦爻所主不一三才之道元非恒者是爻言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故為小過之恒而與其本體異焉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此小過之豫也而爻辭云爾者豫之為言怠也悅也而般樂怠敖者或不防其外故言弗過防之以勉焉以喜隨人者或不慮其禍故言從或戕之以戒焉蓋

九三君子之象上六小人之象九三才足以過上六而位不足以過之則或因其才之不及以嫉之因其位之有餘以陵之不可不防也所謂弗過防之也然二爻本正應也苟不能防之而反從之且自三以至上必由九四以往而九四以剛在上必見傷焉所謂從或戕之也夫順以動者所以致豫也是爻非順以動矣故為小過之豫而與其本體異焉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此小過之謙也而爻辭云爾者小者過越疑其失謙之道也唯其能謙是以不嫌于過所謂无咎弗過遇之者取其剛而能謙也所謂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者戒其謙而不終也蓋九四以陽居陰才雖至剛而濟之柔靜則有守已之德矣自下比上而以剛動之才承柔中之主則无勝人之心矣此言剛而能謙也故有无咎弗過遇之之辭其才既剛矣其體又為震焉則疑往而有厲然震體雖剛而居陰好靜亦能以恐

致福故雖厲而能戒且以陽居陰陰能守靜而无為

故曰勿用陰能有常而持久故曰永貞盖言勿用有

攸往而永守謙下之正也此言謙而有終也然謙之

本體言君子德盛而禮恭是爻則以小者過越為危

咎之道于是取其能謙而戒其謙之无終故為小過

之謙而與其本體異焉且謙之德有餘小過之才不

足故謙之小過則安而行之也取行過乎恭之義盖

以謙為主也小過之謙則勉強而行之也與无不利

撝謙巽矣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此小過之咸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為咸咸之義訓感而其彖曰二氣感應以相與又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蓋山澤通氣然後出雲雲出乎地而天氣下應則雨矣故山澤本乎地小者之象也升而為雲小者過而亨也咸則地氣上而天應之矣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小過之咸則地氣

上而天未應也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辭焉雲
地氣也西陰所也郊遠于有事之地也自天地言之
密雲上行而雨未施則化生之事未成也能應物而
已自君臣言之則臣道太盛而上莫應人臣之事業
未成也可小事而已故曰公弋取彼在穴公言人臣
之極位也弋言興事之小與狩遠矣與田亦異矣穴
陰之宅小者之所居也六五居人臣之極位上不得
君下无所應僅得九四承已而已九四陰位而在五

之下與五近而相得取彼在穴之象也且咸之道有餘小過之才不足故雖小者之過越亦可小事而不可大事唯行過乎恭以至用過乎儉為君子之依于仁而過于厚故謙之六四盡謙之道咸之九五盡咸之道皆變體為小過而取行過乎恭之義焉若夫小過之道視咸不及遠矣故取山澤通氣之義而已不足以預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之事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此小過之旅也而爻辭云爾者小過之極必失其所
旅言失所也蓋上六以才之柔居位之極无相遇者
而過諸爻之上小者之過越于是極矣故曰弗遇過
之飛鳥上逆下順亦小者過越之象也苟或如此必
麗乎凶鳥飛至此高已極矣无一物相遇而莫不過
之則无容而失其所矣故變體為旅而曰飛鳥離之
凶是為災眚災言凶由天降眚言凶由自取夫致旅
之道不皆由小過而因小者過越之極以至于失其

居者如此故為小過之旅焉經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此小過致旅之證也且小過之旅者過越之極至于失其所居而為旅也故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旅之小過者既已失所而為旅矣又為小者過越之事而失其柔順之道故曰鳥焚其巢而終于喪牛于易凶喪牛于易則與夫所謂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者異矣夫鳥之飛如旅之行其巢也如旅之處其飛弗遇則行而失其所矣其巢焚如

則處而失其所矣故其象為旅之小過以旅之小過

故先言焚巢以小過之旅故後言離之凶

䷾ 離下坎上 既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此既濟之蹇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蹇難也險在前

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初九有剛動之才懷進取之

志將以圖既濟之事也然在六爻之下則未及中而

不足以有行矣故有曳其輪之辭在六爻之後則莫

能進而不足以有濟矣故有濡其尾之辭曳其輪而不運濡其尾而不前雖于六四爲應而不往所謂險在前而能止者也故變體爲蹇而其辭如此雖然非蹇之時也既濟之時也於既濟之時乃蹇而止者以在一卦之初居六位之下也故爲既濟之蹇而與蹇之本體異焉夫既濟之與蹇異矣蹇之初乃變而爲既濟者與六二相比近而相得也既濟之初乃變爲蹇者與六四爲應而遠莫致之也凡應皆遠而此獨

惡之者有九三為之間與蹇之初六近而相得者異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此既濟之需也而爻辭云爾者需之為言有待而未進也其所以有待者以柔中之德濟世之才待上之自知而不因所主者以進也故曰婦喪其茀茀者婦人蔽車之器所為主之象也婦臣道也雖為上之所知不因所為主者以進然既得君矣其為君者乃同

寅恊恭和衷以共圖康濟之功焉然而无欲速也待其自知而已故曰勿逐七日得逐也得也皆指茀而言也七日者二至五往復之數也九五剛得尊位大中至正君之象也九三剛在前而為之蔽則茀之象也雖然此變體之所以為需也非謂險在前剛健而不陷也以有待乎上之自知故取需之義而已以可濟之才遇將濟之時謂君非自知我而終以譽命為不足濟世故于是乎有待而為既濟之需焉蓋與需

之本體異矣且需言待時之實其變體則取既濟之義而已故居下體之中而與三陽並進焉此九二所以為需之既濟也既濟言濟時之實其變體則取需須之義而已故有中正之道而待九五之應焉此六二所以為既濟之需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此既濟之屯也而爻辭云爾者當下卦過中之時將无不濟矣而猶有遠夷之難未免三年之伐是亦屯

也然伐之而不憚煩者將弔其民以康其屯焉爾三年而後克則愛其民以全之而屯无不康矣夫治雖生于君子亂雖生于小人然遠伐之際必兼用小人之力焉平定之後唯用君子之德而已其或猶用小人則難復生而屯未解也故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之辭蓋九三居下體之上天下將无不濟之時也而上六以陰居一卦之外鬼方之象也三恃剛過中之才以剛敵柔則人君所用以伐鬼方之

將也于體為離則甲冑戈兵之象也然剛而正則君子之象剛過中則小人之象故其爻辭如此夫王室安矣諸夏安矣要服與夫荒服亦安矣此可謂既濟之時而遠夷或有未安者猶有弔伐之事至于三年之久未足以為屯然在既濟之時則為屯焉故為既濟之屯而與夫所謂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者異矣且自謀已言之則以有求而不獲為屯以无求而自足為既濟所謂屯之既濟者以此自應世言之

則以萬國咸寧為既濟以一夫不獲未免于屯也所謂既濟之屯者以此觀二爻之義則可見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此既濟之革也而爻辭云爾者革之為卦有革而去之之義序卦所謂井道不可不革雜卦所謂革去故者此也既濟之時上下各當其分宜承上而不附下況居近君之位者乎六四上承九五而初實應之然四以柔順居正而位實近君方且一志以承上而初

欲自下而來應苟為其所入則必溺于附下之私意
而害其載上之公心矣其能相與有濟乎初雖上應
乎我我能絶而去之然後載上之志專而可以有濟
矣故變體為革而有繻有衣袽終日戒之辭焉昔商
高宗命傅說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蓋臣之載上
猶舟也自下而來入者猶水之濡也絶而去之猶衣
袽能窒舟之隙而去其濡也然六四視五則君視初
則友二爻皆君子之道則于去就之際不能无疑也

唯守上下之分審趨舍之宜而一其心定其慮乃能
絶其下而載其上焉故曰終日戒有所疑也夫革之
本體以去故為義則法之弊者宜變事之弊者宜改
若夫既濟之時則未弊也所謂革者絶其下入之累
而已故為既濟之革而與本體異焉且革之既濟者
革謂納諫既濟謂得志故曰改命之吉此言正君之
義既濟之革者既濟謂安分革謂絶類故曰繻有衣
袽此言承上之義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此既濟之明夷也而文辭云爾者夫既濟盈盛之時而明夷者昏亂之世昏亂者文王與紂之際而盈盛者成康之際此固相反矣能于成康之盛而不忘文王與紂之事所謂治而不忘亂也盛世宜用盈禮而衰世宜用薄禮唯治不忘亂故既濟為一時之盛九五又為既濟之盛乃變體為明夷而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周詩之鳬鷖言持盈而守

成也其詩有曰爾殽伊脯蓋用儉以持盈與此言禴
祭同義歟然于既濟之時不忘明夷之世非明夷之
實也則與明夷之本體異矣且明夷之六五自人言
之故變為既濟而爻辭亦言一身之事既濟之九五
自時言之故變為明夷而爻辭亦言一世之事

上六濡其首厲

此既濟之家人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傷于外者必
反于家夫涉水而濡則顛沛而至于厲矣不反于家

而焉往哉葢既濟之終未濟之始也其欲濟而顛沛也徒濡其首而已顛沛而濡其首雖未至陷溺而滅其頂葢亦傷其生矣所以必反於家而變體如此初九在下故言濡尾上六在上故言濡首濡首則不特濡尾故夫子釋之以何可久也唯其不可久是以反於家焉然家人以明内齊外為義此則言當既濟之窮有濡首之厲而反於其家故為既濟之家人而與其本體異焉且家道之成則正家而天下定故上九

為家人之既濟所謂既濟定也者其以此歟既濟之窮則傷於外而反於家故上六為既濟之家人所謂家人內也者其以此歟

䷿ 坎下離上 未濟

初六濡其尾吝

此未濟之睽也而爻辭云爾者睽之彖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又曰睽者乖也未濟之初六與九四本為正應猶火之於水也初六柔在下困於九二之險

而不得應於四猶水在火下位不當而相濟亦猶火
動而上澤動而下雖不若革之水火相息亦无既濟
相遇之理也故於變體為睽而曰濡其尾各濡其尾
者若疐後然不得進也然澤火无相濟之道而不同
行故為睽水火有相濟之理而位不當故為未濟初
與四本正應而不相遇故為未濟之睽而與睽之本
體異矣且睽之未濟者其義本睽而漸能相濟終亦
濟焉故曰悔亡喪馬勿逐自復未濟之睽者其義未

濟而遂至於睽亦終於睽焉故曰濡其尾吝喪馬者睽也勿逐者未濟也自復終於濟也若夫濡其尾而至於吝則爲未濟之睽而已矣

九二曳其輪貞吉

此未濟之晉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晉進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夫柔中固可進也而況剛中乎九二以剛中之才有六五之應有才則能進矣有應則可進矣然未濟之時非剛過不能濟而九二之才

唯以剛居中則雖有能進之才可進之應亦未能進也雖未能進而中以行正其志未嘗不在於進故於此爻變體為晉而曰曳其輪貞吉輪言能進也曳言未進也能進而未進所以為未濟之晉焉所謂貞吉中以行正者志在未進也志於行正而未能正亦所以為未濟之晉歟然晉之本體則柔中亦可進是爻雖剛中而未能進者以在未濟之時非剛過不能也然有欲進而正時之志故為未濟之晉而與其本體

異焉且晉言將濟未濟言未晉晉者濟之始濟者晉之終也晉之未濟者晉故言晉如未濟故言愁如未濟之晉者未濟故言曳能晉故言輪以本體為晉故雖變為未濟而終能晉其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者以此以本體為未濟故雖變為晉而終未濟其曰貞吉者以此為正則吉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此未濟之鼎也而爻辭云爾者鼎象三才以喻人之

才蓋資諸已而才不足者苟能資諸人是亦才也才不足則未濟才可用然後濟故未濟之時剛過中而後能濟六三乃柔過中已之才不足也故曰未濟征凶唯以已之柔過中資彼之剛得中才能兼是則為剛過中矣乃能往而有濟焉故曰利涉大川然鼎言已之才非資人之才也此言已之才未能濟而資人之才以濟故為未濟之鼎而與鼎之本體異焉且鼎喻人才而才乃能濟苟非具才未能濟也鼎之未濟

者雖以剛過中而未能濟故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
不食未濟之鼎者雖巳之才未濟而資人之才可濟
也故曰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此未濟之蒙也而爻辭云爾者先儒以蒙為暗者求
明之卦則蒙者暗而不明之謂也書曰蠢茲有苗昏
迷不恭邊徼有昏迷不恭者此天下所以未濟而震以伐之者
不得已也鬼方一也以昏迷不恭然後為中國之難故在

未濟之上體正為未濟之時也乃取昏迷之義而變體為蒙在既濟之下體則既濟之初也乃取作難之義而變體為屯蓋以其昏迷故作難焉爾未濟之九四所以然者正其分上承于五則剛而不正之悔亡矣故九言剛動之才四言近君之位蓋上之所用以伐國之象也初六險且遠而九四應之則遠伐而久之象也居上體而近君則功可報之象也六五大國之象也與四近而相得賞之之象也故曰貞吉悔亡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然蒙之本體言物生之必蒙而鬼方在未濟之時昏迷而不恭故為未濟之蒙而與蒙之本體異矣且蒙指一人言之故變體之未濟亦言一身之事未濟指一時言之故變體之蒙亦言一國之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此未濟之訟也而爻辭云爾者蓋時之所以未既濟必有為之難者此周官所以有訟敵國之事而葛伯

不祀成湯使人問之也夫遣王人而問彼既服而捨之者上也問之而罔悛然後遣將帥奉辭以伐之則不得已而用兵豈止訟而已哉蓋其次也且訟之之道非中不足以有行非柔不足以知止中而有行則有中吉之福柔而知止則无終凶之禍能以柔中為正則吉而无悔矣故曰六五貞吉无悔序卦曰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訟以服之而不至于用師則道之光也然未免乎有訟則為君子之光而已未足以

盡聖人之道焉至於光散而爲輝然後无思不服則
未濟之終而既濟之始也故曰有孚吉夫時既濟則
无訟矣无征伐矣有訟與伐皆未濟之時故六五九
四具此義焉然訟有言而已上道也故于六五言之
奉辭伐罪則下道也故于九四言之若夫既濟之下
體猶爲未濟之終其言高宗伐鬼方則高宗之時蓋
有是事亦命方伯遣將帥而已故於六三言之且六
五所以有訟之象者以乘九四之剛而四未必服應

九二之剛而二未必從也然訟之本體以有孚而見窒為主其為訟小矣是爻以時之未濟不得已而問罪故為未濟之訟而其為訟大矣蓋訟然後濟故為訟之未濟未濟乃有訟故為未濟之訟其理一也特卦各有所主爾分而言之訟以剛而過險險而健乃訟故于九五言之以訟為主也未濟以剛過乃濟而柔中則不能濟故于六五言之以未濟為主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此未濟之解也而爻辭云爾者解有二義若曰君子維有解有孚于小人者言難之散也若曰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言難之所由生也所謂有孚于飲酒者言上九當一卦之極有剛過之才于未濟之終成既濟之始信乎有飲食燕樂之事言難散也所謂濡其首有孚失是者言已解而難散矣已變未濟為既濟矣若乃以剛過之才而般樂怠傲則沉湎而怠忽信乎必失既濟之樂焉此言難之復生也然則剛過一

也用之當則致維有解之福用之不當則致解緩之
禍或自未濟而為既濟或方既濟而復未濟則用之
當否可不慎乎然解言已解矣未濟則未解也故未
濟之終然後變體為解解言難之散濟言治之定則
解然後濟濟然後定雖未既濟然已解矣蓋難已散
矣而彼以貪殘為害則未濟也故解上六為解之未
濟而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治方定
矣而此以怠忽自肆則解緩焉故未濟之上九為未

濟之解而曰有孚于飲酒濡其首有孚失是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

謄錄貢生臣張大同